

元代「書會」研究

陳 萬 鼎

摘 要

元代「書會」是劇作家聚合的場所^[1]，也是劇本發行的場所，他們構成的分子，稱謂「才人」。「書會」從北宋宣和年代南戲《溫州雜劇》肇始，至明宣德年間（1119—1432）仍有紀錄可考；現代山東省惠民縣胡集鎮，還保存一個古老書會，叫做「胡集書會」，藝人濟濟一堂，據稱「至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。」書會歷史悠久，族群廣泛，根據曲籍探索者，有「古杭書會」、「九山書會」、「御京書會」、「玉京書會」、「元貞書會」、「武林書會」等等。元代大戲劇家關漢卿就是「玉京書會」的巨擘，其他如白樸、馬致遠、庾吉甫等，都是「燕趙才人」。最後，在一個古劇本中，發現一個「才人」的自述，使我們對「書會」成員品格，更深一層認知。

關鍵詞 (Keywords)：書會；雜劇；劇本；才人

Shuhui；Yuan Play；Drama；Cairen (talented writers)

陳萬鼎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榮休研究員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。

[1] 拙著〈元佚名《藍采和》雜劇的著作年代及其傳本考〉蕪文，承本刊 94 年第 1 期揭載，十分欣慰。因《藍采和》雜劇蘊含元代戲班生活資料不少！茲特將雜劇劇本作家群及其發行所的「書會」，予以介紹，再請讀者先生指教！

一、優語、角本與才人

「書會」這個名辭，是懂得元人雜劇的人不陌生的。它的意義「是下層文人和藝人的組織，主要是從事劇本和話本的編撰」（劉念茲語萃）^[2]；或「元代雜劇作家建立的一個創作組織」（王季思語萃）。^[3]我們從《藍采和》雜劇的曲詞裡，瞭解「書會」與「戲班」的密切關係：

一、【正宮·油葫蘆】〔末〕（藍采和唱）：「俺路岐們怎敢自專，這是『才人』『書會』嶄新編。（鍾離權白）：既是『才人』編的，你說我聽？（藍續唱）：我做一段于祐之金水題紅怨，張忠澤玉女琵琶怨，做一段老令公刀對刀，小尉遲鞭對鞭，或是三王定政臨虎殿，都不如詩酒麗春園。」

「路岐」就是戲班演員自稱，也廣義作跑江湖賣藝人。

二、【南呂宮·梁州】〔末〕（藍采和唱）：「若逢對棚，怎生來粧點的排場盛。倚仗著粉鼻凹五七並。依著這「書會社」恩官，求些好本令，（云）：君子務本，本立而後道生。（唱）：那的愁甚麼前程？」

「對棚」就是比賽戲，「粉鼻」、「粧點」就是裝飾新巧。這兩段曲詞就可以看到戲班與「書會」、「才人」（劇作家）的關係。如果戲班沒有劇作家組織作後盾，老是演那幾齣舊戲，便得不到觀眾的青睞，是難以撐得長久的。藍家班享譽汴梁，大概是靠著「才人書會嶄新編」。「書會」演進的歷史，可以分成下列三個階段：

（一）優語時代

講到提供戲曲劇本的組織，便不得不追溯中國上古時代「優倡」的歷史。「優、饒也，一曰倡。」「倡、樂也」（《說文》卷八）。漢司馬遷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，稱優倡「言談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。」達到譏諷人主的目的。先秦時代，齊有淳于髡「仰天大笑」（所持者狹，所欲者奢）；楚優孟「葬馬」；秦優旃「漆城」，以及漢代郭舍人、東方朔、東郭先生，他們都是娛樂別人為職業，用言語的機智、簡單的動作來「做戲」，不須劇本，以行動發人深省，使對方知過必改。

[2] 劉念茲，《南戲新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.11），頁22、36、41；轉引自：蔣中崎，〈中國最早成熟的戲曲形式——略論宋戲文〉，《戲曲藝術》，25卷1期（2004），頁18-25。

[3] 王季思主編，《全元戲曲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0.1）。

魏晉南北朝唐五代（265 - 960），這七百年中，自晉「參軍戲」〈館陶令〉——搬演一個知縣貪污，被罰到戲優群中當臨時演員，被演員們問他，「你不是當官的嗎？為何也跟著我們一起演戲作優伶呢！」，他便「抖擻單衣」說：「就是爲了這個東西；因爲他貪瀆絹二十四匹而受到羞辱。」於是大家都嘻笑他！這就是「參軍戲」也稱「弄參軍」，有人稱它是中國戲曲的源頭。

唐代以詩當道，非常流行唱曲子，也盛行歌舞。在戲曲方面就是「戲弄」，也稱「唐戲弄」，演出情形與晉參軍戲相似，都屬「優語」性質，一直到宋代「雜劇」還相差不遠。王國維著的《宋元戲曲考》^[4]及任訥《唐戲弄》^[5]，記述這些劇情甚詳，尤其從王著《優語錄》^[6]，都是非常機警動人的故事，不須劇本，由優伶臨時起意搬演，類似「相聲」。

（二）「致語」與角本並行時期

宋代歌舞劇，是宮廷文化之一，內容皇華喬貴，富麗瞻博，它不是優伶臨場智辨，而是有充分完備的「致詞」，而且這些「致詞」，都是由御用的文士撰寫，恭維皇帝千秋萬歲、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；它們的性質卻相當於劇本，現代還有許多傳承下來，在舊籍中可以讀到^[7]。如董穎〈道宮薄媚大曲〉，舞踊西施與越王句踐故事；史浩〈採蓮舞〉、曹勳〈道情法曲〉；鄭僅〈調笑轉踏〉；張掄〈道情鼓子詞〉等等。「轉踏」也稱「傳踏」，與「鼓子詞」是具有民間遊藝性質，這些作品作者，還包括歐陽修、晁補之、洪適在內，都是學優而仕的文人。

至於民間曲唱作家，有「元豐間（1068 - 1085）」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，時出一兩解，澤州孔三傳創諸宮調古傳，士大夫皆能誦之（王灼碧雞漫志）。」「中興後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，又有四片太平令，或賺鼓板，遂撰爲賺。……凡賺最難，以其兼慢曲、曲破、大曲、嘌唱、耍令、番曲、叫聲、諸家腔譜也〈耐得翁都城紀勝〉。」這些都是兩宋時期劇藝目，及其撰者姓氏可考。

據（宋）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十，載《（宋）官本雜劇段數》二八〇本；（元）陶宗儀《輟耕錄》卷二十五，載《（金）院本名目》六九〇種。官本雜劇全佚，院本

[4] 王國維，《宋元戲曲考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7）。

[5] 任半塘，《唐戲弄》（臺北縣土城市：漢京文化，2004）。

[6] 王國維輯，《優語錄》（1940.2 石印本）。

[7] 劉宏度，《宋歌舞劇曲考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5年）。全書 130 頁。

在明雜劇、小說中，尚看到少數殘本。這些近乎劇本的「段子」，是何許人也的手筆完全無考？從（宋）吳自牧《夢梁錄》卷二十云：「向者，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，做『雜劇』本子；葛守誠撰四十『大曲』。」由此可見這類劇本，是官方教坊專業人員編撰的，與「書會」組織是兩個平行系統。

(三)元代的「才人」

古代有許多懷才不遇，無一定職業的知識份子，過著飄泊的日子，社會地位卑微，生活清寒，宋代稱這般人；如果為官方服務的，稱為「侍詔」，是個九品職的芝麻小官，如果為私人服務的，稱為「清客」，俗稱「幫閒」。元朝也有這類型的人物，當時稱為「才人」。他們都有相當學識，有的會陪酒侍宴，有的會動筆，替人撰寫詩詞，或作對聯，表面上維持斯文人地位，其實是混生活餬口食。《夢梁錄》書中記有這些人生活情形：「更有一等不著業藝，食於人家者，此是無成子弟，能文、知書、寫字、善音樂。」他們下食客一等（閒人），但比「百藝不通，專精陪侍，涉富豪子弟郎君，遊宴執役，甘為下流；及相伴外方官員、財主，到京營幹。又有猥下之徒，與妓館家書寫柬帖取送之類，更專以參隨服役資生。」這類斯文人，品流很雜，前無晉身機會，內心鬱卒何待言喻。而且他們還被當時法律限制與歧視，最適合他們逃避現實的地方，那就是「瓦舍衆伎」（宋代遊藝場所）與「勾欄」（元代戲班），「戲館」（女伎唱曲藝園子）這些場所，他們可以為百戲娛樂業的說書人、講史人、演劇人構思表演情節，收集資料，提供「角本」與「劇本」，乃至於粉墨登場，或是刊刻一些邇邇的「唱本」販售，「邇邇本」迄今在板本學中，常常提到，形容草率、模糊的刊本，元刊雜劇就是典型。

「才人」在太平年間，雖然十分猥鎖，斯文掃地，遭受官府迫害，假若兵荒馬亂，盜匪橫行，便毫無庇托，遭致搶掠屠殺，死於非命！山西省玉右縣（在大同市附近）寶寧寺，有一幅「水陸」道場畫招孤圖—孤魂野鬼—^[8]畫著幾個儒流賢士（才人）。畫面有七人：六個人穿圓領袍，一人穿交領儒服，頭戴儒巾，其中四人背上各有所搯的物件，其中一人是搯劍的劍客，另三人是琴客，其餘諸

[8] 沈從文，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（臺北：龍田文化事業公司，1981年），元代服飾部分，頁372。

人，不是棋客，就是詩人、畫家。（圖一）所謂「水陸」就是道場的名稱，普渡一切孤魂等衆。這些「孤魂」包括階層極廣，由官宦以至庶民，無論他們在世有多麼顯赫的事功，彪炳史冊？如今問問他們魂歸何處？漢寢唐陵，已無麥飯！最後都不過同屬衆生「施食」的對象，每年七月十五日中元之期，共享盂蘭盆會，寶寧寺渡孤壁畫，它是元代遺跡，當年寫實之物。



圖一：〈元代幾個儒流賢士才人〉摹本採自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

二、元代書會情形

(一)宋元時期的書會

（宋）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六〈諸色伎藝人〉，提到宋代「書會」有名的成員及其本領，在敘述元代「書會」之前，特提供參考：

（宋代）書會

李霜涯 作賺絕倫 李大官人 譚詞 葉庚

周竹窗 平江周二郎 獬豸 賈廿一郎

元代有那些「書會」從下列資料可見其梗概：

1. 《小孫屠》「古杭書會」編撰：（圖二）《小孫屠》是《永樂大典》中三十三種「南戲」，碩果僅存的三種之一；其他二種是《張協狀元》與《錯立身》南戲，下面便將提及此二戲。該戲演一個孫姓屠戶遭姦夫陷害的故事。



圖二：《永樂大典》（原本藏於國圖）
《小孫屠》南戲書影

2. 《張協狀元》〔末白〕：「暫息諠譁，略停笑語試看別樣門庭，教坊格範，綠緋可同聲。……張協狀元傳前面曾演，汝輩搬成，這番『書會』要奪魁名，占斷『東甌』盛事，諸宮調唱出來因。」這是該戲開場白，所謂要奪標的「書會」，「東甌」是現在的浙江永嘉縣。
3. 《張協狀元》【燭影搖紅】（末張協唱）：「燭影搖紅最宜浮浪多。忔戲驚奇古怪事。堪觀編撰於中美。真個梨園院體論談諧。除師怎比『九山書會』。近日翻騰。」（原劇句逗）這本南戲曲詞中，提到一個「九山書會」，該書會在永嘉縣。
4. 《宦門子弟錯立身》「古杭才人」新編，它與《小孫屠》南戲，都是「古杭書會、才人」編印的。該戲演一個宦門子弟熱戀女優的故事。

5. 《錯立身》【麻郎】（生延壽馬唱）：「我能添插更疾，一管筆如飛，真字能鈔掌記，更壓著『御京書會』。」「真字」就是「正楷」，「掌記」就是劇本，這戲提到另一個書會，稱「御京書會」。
6. 《『古杭』新刊小張屠焚兒救母》雜劇（圖三），有元刊雜劇本。



圖三：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本

《古杭新刊小張屠焚兒救母》雜劇書影

7. 《『大都』新編關目公孫汗衫記》雜劇，元刊雜劇本。疑這兩種雜劇是杭州與北平書會刻印，現有傳本行於世（世界書局印行），原本清藏書家黃丕烈「士禮居」舊藏。書名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。
8. 賈仲明《錄鬼簿續編·後記》：「觀其前代元夷門高士醜齋繼先鍾君，所編《錄鬼簿》一載其前輩『玉京書會』，燕趙才人，四方名公士夫，自金之解元董先生，並元初漢卿關已齋叟以下，前後凡五百十一人。」《錄鬼簿》是元人雜劇解題書目，正編作者（元）鍾嗣成、賈仲明元末明初人續編，記述每位劇作家生卒、劇作甚詳，而且作〈淩波仙弔詞〉，隱括該作家事跡，極具參考價值，世人稱〈淩波仙〉為「賈詞」。賈簿最初板本，是寧波《范氏天一閣藍格本》。

- 9.「賈詞」弔馬致遠：「『元貞書會』李時中、馬致遠、花李郎、紅李公，四高賢合捻黃梁夢。」馬致遠《黃梁夢》雜劇是四人合作的，他們是「元貞書會」會友。
- 10.「賈詞」弔蕭德祥：「『武林書會』展雄才，醫業傳家號復齋，戲文南曲道方脈，共傳奇樂府諧。」這裡「武林書會」與「古杭書會」是兩個書會，地相比鄰。

從以上各種「書會」資料，按時代先後排列，有各種不同的名稱，如：「古杭書會」、「九山書會」、「御京書會」、「玉京書會」、「元貞書會」、「武林書會」；前三者屬南戲時代，應該比雜劇時代早一些，後者書會正是元人雜劇勃興時代。「御京」與「玉京」同音，而這兩個字在運作上，如皇帝「御旨」亦稱「玉旨」；雖然意義相同，但有輕重之分，所以他們二者有地緣關係。「古杭」——宋高宗趙構南渡，以杭州的杭縣為行在，稱「臨安府」，南宋人稱臨安為「古杭」，稱杭縣為「武林」，以該縣武林山得名。故「古杭書會」與「武林書會」的情形相同。如元大戲劇家鄭光祖〈□杭新刊關目輔成王周公攝政〉雜劇（元刊本），其中□形缺字，即為「古杭」無疑，證明這些書會也是劇本發行所。

「九山書會」的「九山」在今浙江省溫州市，亦稱永嘉縣，是中國元代南戲的搖籃，所謂「占斷東甌盛事」，「東甌」指永嘉縣西南，這縣也有「永嘉書會」。溫州報人徐建三丈，是溫州耆宿，曾告訴我，溫州有「九山」之名，迄今還有「九山街」，這九座山，有一座山在一家毛筆店的後院，祇是一塊巨大的石頭而已。戲曲史家劉念茲說：「南戲《董月英花月東牆記》，就是『九山書會』中一位名叫史九敬先的『才人』手筆。（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）」史九敬先名史樟，真定人，官武昌萬戶，他也算在「書會」「才人」之內，可見「書會」成員，以志趣為依歸，不太重視階級。

「永嘉書會」與「九山書會」應該是兄弟書會社。溫州是南戲的故鄉，在宋末就發芽生根。明朝以來，文人學士常常提到此事，如（明）祝允明《猥談》：「南戲出於宣和之後（1119 - 1125）南渡之際，謂之『溫州雜劇』，或云宣和間已濫觴，其盛行則自南渡，號曰『永嘉雜劇』。」（明）徐渭《南詞敘錄》：「南戲始於宋光宗朝（1190 - 1194），永嘉人所作《趙貞女》、《王魁》二種實首之。」（明）葉子奇《草木子》：「俳優戲文，始於《王魁》，永嘉人作之。」王國維《宋元戲曲考》：「以余所考，則南戲當出於南宋之戲文，與宋雜劇無涉，惟其與溫

州相關係，則不可誣也。」綜而言之，南戲在宣和年間興起，永嘉人所作二種為首創，當時稱「溫州、永嘉雜劇」，所以溫州有「九山書會」之外，更有「永嘉書會」，最初似為戲曲家的聚會場所，也兼劇本發行業務，因現存傳本少，想當年發行之量也極微小。

西元 1967 年，江蘇省嘉定縣發現西安府同知宣昶夫婦的墓葬，出土明成化年間（1465 - 1487 年）所刊說唱詞話及傳奇刻本 17 種^[9]（圖四），其中第 17 種



圖四：明成化年間《白兔記》刊
嘉興縣王氏墓出土文物

為《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》，趙景琛撰文^[10]：稱「它是繼《永樂大典》戲文三種之後的第四種較為完整的南戲。倘若陸貽典鈔校元刊本《琵琶記》可靠的話，那麼這本《白兔記》也該是列名第五了。」這本未經後世改動，能保持原劇本像原

[9] 楊家駱，學術類編《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9年）。《白兔記》部分，頁 816-906。

[10] 趙景琛，〈明成化本南戲白兔記的發現〉，載於：《文物月刊》，第 1 期（1973），頁 44-47。

形最多的劇本，其中便提到「永嘉書會」。該戲的「末角開場」一大段說白，言道：「……天色非早，而即晚了也，不須多道散說，借問後行子弟，戲文扮下不曾？扮下多時了也。既然扮下，扮的那本傳奇？何家故事？扮的是《李三娘麻地捧印，劉知遠衣錦還鄉——白兔記》。好的傳奇！這本傳奇虧了誰？虧了『永嘉書會才人』，在此燈窗之下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編成此一本上等孝義故事。……」這就「永嘉書會」的史料。書會有那些「才人」？除史九敬先以外，寄望於高明博雅研究戲曲的博士先生小姐了！

「玉京書會」在元代以關漢卿為巨擘。賈仲明〈淩波仙〉弔詞稱贊關漢卿這位大戲曲家：「風月情、忒慣熟，姓名香、四大神物，驅梨園領袖，總編修師首，捻雜劇班頭。」可見他能組劇團，能編、能導、能演出，相當於英國的莎士比亞。別人以他為中心，形成「玉京書會」團體。

「元貞書會」是元成宗鐵木真的年號，在西元 1295 年至 1297 年。該書會似乎是馬致遠為首領，李時中等人屬之，作家群也很堅強。

「武林書會」時代較晚，此時元人雜劇，已被視為強弩之末，它以蕭德祥為首，作家有秦簡夫，秦本籍大都，「近歲來杭」流寓，對於武林的戲曲發展，具有相當貢獻，他的齋名「玉溪館」，賈詞：「燈窗捻出新雜劇，玉溪館煞整齊。」，同儕作家有王日華、朱士凱、陸仲良相伯仲，而所作雜劇多傳於世。

現代，山東省惠民縣胡集鎮，存在北方唯一的書會——「胡集書會」，這個書會在宋元時期已形成，迄今有近千年歷史，每逢元宵燈節，書會裡各門各派的曲藝人，濟濟一堂，其中東路大鼓，就是書會中藝人，經常演出的曲藝形式之一^[11]，這是古代書會流風餘韻了。

三、元代書會的作者族群

「書會」是「才人」聚集的地方，所以《錯立身》南戲，題「古杭才人新編」，「古杭」也是書會的名稱。這些書會不但致力於劇本的「編撰」與「新編」，而且還辦競賽活動，如「九山書會近日翻騰」；還要爭勝負，如「更壓御京書會」，可見他們組織性很強。從他們領導人物，可以鉤稽到相關的作家。

(一)玉京書會族群

1.關漢卿，大都人。「玉京書會，燕趙才人，……並元初關已齋叟……。」

[11] 門玉彪等，《黃河三角洲民間音樂研究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 2003 年），東路大鼓部分，頁 5。

- 2.楊顯之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顯之前輩老先生，莫逆之交關漢卿。」
- 3.梁退之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警巡院職轉知州，關叟相親爲故友。」
- 4.費君祥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君祥前輩傲圖南，關已相從看老耽。」「圖南」是宋高士陳搏，「關已」即關漢卿，號已齋叟。
- 5.馬致遠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戰文場曲狀元，……與庾白關老齊眉。」
- 6.庾吉甫，大都人。
- 7.白樸，真定人；原籍山西省河曲縣。
- 8.王伯成，涿州人。賈詞云：「貶夜郎關目風騷，馬致遠忘年交。」
- 9.趙公輔，平陽人。賈詞云：「聞玉京燕趙擅場，尋新句摘舊章，按譜依腔。」
- 10.王仲文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仲文 跡往金華，才思想兼關鄭馬。」
- 11.鄭廷玉，彰德人。
- 12.紀君祥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壽卿廷玉在同時，三度藍關韓退之。」
- 13.岳伯川，濟南人。賈詞云：「玉京燕趙名馳，言詞俊、曲詞美，衰草烟迷。」
- 14.孟漢卿，亳州人。賈詞云：「已齋老叟播聲名……誼燕趙響玉京。」

以上「大都」系的作家，便有八人之多，可見該地區人文之盛，其他「真定」、「平陽」、「彰德」、「濟南」爲中書省所屬，「涿州」、「亳州」爲河北、河南行中書省所屬，由此可見早期作家籍貫，都是當年經濟繁榮，社會維新地域。現傳世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本，在當時還含有宣傳口號的標題，如「新刊關目」（劇情精彩新穎）、「新編足本」等字樣，吸引觀眾。《三十種》中，屬於「大都」印行者，有《大都新編楚昭王疏者下船》雜劇、《大都新編關目公孫汗衫記》雜劇等四種之多，可見此地出版事業，十分旺盛，這當然與「玉京書會」提供作品有關。

蒙古帝國建「大元」國號於西元 1271 年，次年改金中都爲「大都」，即今北京市，新城於西元 1283 年建成。（《元史》卷七）

(二)元貞書會族群

- 1.李時中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元貞書會李時中」，一個劇作家跨兩個書會是常有的事。
- 2.趙明道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元貞年裡昇平樂府歌汝曹，喜豐登雨順風調。茶坊中嗑，勾肆裡嘲，明明德道泰歌謠。」
- 3.趙子祥，籍里不詳。賈詞云：「一時人物出元貞，擊壤謳歌賀太平。傳奇

樂府新時令，錦排場起玉京。」此條相似李時中跨兩個書會情形。

- 4.狄君厚，平陽人。賈詞云：「元貞大德秀華夷，至德皇慶錦社稷，延祐至治承平世，養才人編傳奇。」

元朝自忽必烈統一中原之後，元貞、大德、至大、皇慶、延祐、至治共歷六朝，時在西元 1295 年至 1323 年，先後三十年國勢甚強，社會安定，是雜劇繁榮時代。

(三) 武林書會族群

- 1.蕭德祥，杭州人。賈詞云：「武林書會展雄才」，已著錄如前。
- 2.陸仲良，揚州人。賈詞云：「元貞始祖諡宜公，……父維揚典椽清名重。改淮南江浙同，住杭城家道鬆。」仲良是由揚州遷來杭州，舊題《勘頭巾》雜劇為其所著，實屬孫仲章作品誤題。
- 3.朱士凱，籍里不詳。賈詞云：「詩禪隱語精，振江淮獨步杭城。」可見他是武林書會的健將，所著《孟良盜骨》雜劇傳於世。
- 4.王日華名曄，杭州人。賈詞云：「詩詞華藻語言佳，獨步西湖處士家。……與朱士凱來往登達。」所著《桃花女破法嫁周公》雜劇傳於世。

「武林書會」作家群，人才甚多，非戲曲家不闖入。以上為江浙行中書省所屬地區。

(四) 雜劇演員作家族群

- 1.趙敬夫，彰德人。賈詞云：「教坊色長有學規，文敬超群眾所推。」他與元代大文學家胡祇遹有深厚交誼。
- 2.張國賓，大都人。賈詞云：「教坊總管喜時豐，斗米三錢大德中。飽食終日心無用，捻漢高歌大風。」
- 3.「教坊色長魏、武、劉三人，鼎新編輯（輟耕錄）」。「劉」是「劉耍和」。（金）李冶《敬齋古今註》：「近者伶官劉子才，蓄才人隱語數十卷。」王國維疑「劉子才」即劉耍和，他是演員兼作家。
- 4.花李郎，籍里不詳，疑大都人，劉耍和女婿。賈詞云：「劉耍和贅為婿，花李郎風月才情。樂府辭章性，傳奇么末情，考興在大德元貞。」「么末」就是劇本的一種。花李郎與馬致遠合作《黃梁夢》雜劇，第二折是他執筆，人稱「花李郎學士。」
- 5.紅字李二，京兆人（大都）。劉耍和女婿，與馬致遠合作《黃梁夢》第四

折。也是演員兼劇作家。

- 6.春牛張，籍里不詳，《太和正音譜》輯有其《賢良婦荊娘盜果》雜劇，現存殘曲一句：「托賴著當今聖主。」日本狩野喜直〈元曲之由來與白樸之梧桐雨〉一文，以為元代雜劇無名氏作品，大都是倡優所編。^[12]
- 7.劉士昌、程繼善也是書會的「才人」。元夏伯和《青樓集》歌伎、〈一分兒〉傳記：「一曰，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、程繼善等於江鄉樓小飲，王氏（即一分兒）佐樽。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。」這條資料，非常具有價值，是官僚才人、藝伎、歌女相聚合的同歡會，但不知「才人」劉、程二人曾作何種角色？疑為歌曲唱詞之類，非雜劇作家也。

「玉京書會」、「元貞書會」的成員，在（元）鍾嗣成《錄鬼簿》上卷「前輩已死名公才人，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五十六人」之內；自太宗窩闊臺取中原之後，至世祖忽必烈至元之初，先後五十餘年（1229 - 1294）的史稱「蒙古時代」。賈仲明弔狄君厚〈淩波仙〉詞，所提到「元貞大德秀華夷」六個朝代，是社會安定日子，就在此際之中。北方作家既多，作品品質最優，傳於後世最廣，它的「書會」與「書會社」的發達，更是興盛。

元代書會的歷史，相當悠久，從北宋徽宗趙佶宣和年間（1119 - 1125）稱為「溫州雜劇」肇始，直到明朝初年周憲王朱有燉（1378 - 1448）《誠齋雜劇》31種，還說：「這城中『書會』老先生們，見孩兒唱得好，生得又風流可喜，便與她一個樂名，喚做桃源景。」（朱著《桃源景》雜劇曲白），又有「這《玉盒記》正可我心，又是新近『老書會』先生做的十分好關目，……大姐便唱這個傳奇，俺看賞一回。」（《香囊怨》雜劇曲白）據（明）梅禹金《青泥蓮花記》卷六，指稱《香囊怨》雜劇是真實事件，發生在宣德七年（1432）。於是由北宋起算，至明宣德年間便有320年『書會』的連續紀錄；所以山東惠民縣的「胡集書會」說：「至今已有近千年歷史」，不算是誇大其辭。

四、一位「才人」的自述

「才人」是元代對寫作劇本人的尊稱，到了明朝稱「先生」、「老先生」，書會也被冠上「老書會」的形容辭。他們工作成績，表現在劇本上，良窳一眼就看

[12]（日）狩野喜直，〈元曲之由來與白樸之梧桐雨〉，《藝文》3（1927，昭和2年）。

出來，但他們具有那些基本學識，就難以得知，所幸有一本元代佚名的雜劇，名為《司馬相如題橋記》^[13]，不知作者是有意抑無意，透露了這方面的心聲，在我看起來，是研究「書會」的第一手資料。

《司馬相如題橋記》，見於（明）晁標《寶文堂書目》著錄，也見於（清）錢曾《也是園書目》著錄。有（明）趙琦美脈望館《鈔校古今雜劇》校于小穀錄校本；《雜劇十段錦》本；印影本有《古本戲曲叢刊》第四集本。臺北世界書局《全元雜劇》外編本。舊題作者為「元明間無名氏撰」。

該劇第四折【尾聲】後，〔衆云〕：「雜劇卷終也。……」〔外云〕：「道甚？」〔衆答云〕：「瀛州開宴列嘉賓，祝賀吾皇萬萬春，武官捉刀扶社稷，文官把筆佐絲編：

題目 王令尹敬賢有禮，蜀富家擇婿無驕；
正名 卓文君當壚賣酒，漢相如獻賦題橋。

這一場道白，解決了元人雜劇「題目」、「正名」作用是甚麼原因？原來是一齣戲將演畢時，由「外角」與「衆角」相互應對之用的。在當年也許太「形式化」，一般劇本就將這段應對刪掉，便使得後世人讀元曲，就不知道題目、正名它的作用是甚麼？

我所謂的「一位才人的自述」，就是該劇第四折【越調·聞鶴鶉】〔末唱〕：「巍巍乎魏闕天高。」〔外接唱、上云〕：（圖五）。

雜劇第四折，正當關鍵之際，單看那司馬相如，儒雅風流，獻了〈上林〉、〈長楊〉、〈大人〉三篇賦，盡了事君之忠，題了昇仙橋兩句詩，遂了大夫之志，發了一道諭蜀榜文，安了四夷百姓之心，可見康濟大才有用之實學也！（此處刪節六十七字）……相如雖多侈辭濫語，其間因事納忠，正與詩人諷諫無異。所以，後人做出這本雜劇，來單表那百世高風，觀者不可視為尋常好雜劇、上雜劇！看這個「才人」將那六經三史、諸子百家，略出胸中餘緒，九宮八調，編成律呂明腔，作之者無罪，視之者足以感興。做雜劇猶如攬梭織錦，一段勝於一段，又如桃李芬芳，單看那收園結果。囑付你末尼用心扮唱，盡依曲意。

〔末拜起唱〕：「蕩蕩乎皇圖麗藻。……」

[13] 元·佚名《司馬相如題橋記》雜劇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年）（楊家駱主編《全元雜劇》外編第1冊），頁481-563。



圖五：《司馬相如題橋記》雜劇書影

關於「才人」自述部分文字

上述這段文字，對劇情毫無作用，卻對「書會」、「才人」的表曝，有相當幫助。他們自稱「六經三史」、「諸子百家」淹貫，「九宮八調」大概是要表示他們還懂得戲曲音樂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司馬相如〈賦〉是 29 篇，沒有「才人」說的「長楊」賦，可能是「長門賦」被筆誤或誤傳。〈長門賦〉是鋪敘漢武帝劉徹，將皇后陳阿嬌打入冷宮故事，阿嬌便託人請司馬相如著此賦，情辭懇切，感動了劉徹，二人重歸舊好，司馬相如也就享名於世。我們讀到「才人」這段借題發揮，好像李汝珍《鏡花緣》第二十三回〈說酸話酒保咬文〉，那段李汝珍自吹自擂相似，十分有趣！（漢）班固〈離騷序〉稱：「露才揚己」，屈原之後迄今亦然。難得他們流露出心中蘊結，使我們對「才人」得到深切瞭然，不亦快哉！

陳萬鼎校於九十六年八月五日時年八十一。

（收到日期：95.2.20）

The Study of Yuan Dynasty's Shuhui

Wan-nia Chen

Abstract

The Yuan Dynasty's Shuhui was the location of playwrights' gathering and dramas issued. Shuhui was started from *WenCho Play*, and these are some records found out during 1119-1432. Base on the researchers of the Yuan Dynasty's verse, Shuhui could be divided into "Ku-Hung Shuhui", "Chuo-Shan Shuhui", "Yu-Jing Shuhui", "Yuan-Jan Shuhui", and "Wu-Lin Shuhui." According to the narration of cairen(talented writers), we could recognize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members of "Shuhui."

Keywords (關鍵詞) : Shuhui ; Yuan Play ; Drama ; Cairen(talented writers)

書會 ; 雜劇 ; 劇本 ; 才人

Wan-nia Chen : Retired Research,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;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Music,
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